



## 良师益友

### ——追思吴冠中老师

○ 乔十光

吴冠中老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三个月前在我的画展开幕式上，这是他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据说他前一天还在发烧，但当他接到我的画展请柬后便决定出席我的展览会并为展览剪彩。电话打到我女儿那里，说是念我们多年的友谊。我的女儿激动地流着眼泪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还不相信。因为他年事已高，我不好意思惊动他，何况他多年来不参加这类的活动，寄份请柬是为了通报信息，并不敢奢望他能出席，他的到场引起媒体和观众的巨大轰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簇拥着我们，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提携。画展结束后，我和他的电话里提到某些媒体在报道中，说到“吴冠中助阵乔十光”，特别提到“助阵”这个词时，电话里传来他的笑声。后来得知他患肺癌住院，医生因怕感染不让探望，几次想探望他的愿望都没能实现，他在我展览会上的身影以及电话中的笑声将是我心中最后的记忆。

我和吴冠中老师相识是在1964年，北京艺术学院解散后他调来工艺美院，我也刚在工艺美院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同在一个系里。我们相识还有一个小故事，先认识画后认识人。当他发现办公室一张他比较喜欢的苏州风景漆画时，便找作者，结果找到我头上，于是对着画面上参差的门窗以及错落的黑屋顶白粉墙，分析起富有形式构成的艺术规律。由于相近的审美，从此我们便开始了数十年的马拉松式的艺术交流，我们之间虽然没有课堂上的师生关系，实际上我却成了他的学生。每当我有了新作都要到他家里拿给他看，听他品评，他都是一针见血、褒贬分明，使我深受启迪，使我一些朦胧的似是而非的见解得到升华，上升为理论。我不能忘记，我画漆画《青藏高原》时，是他启发我绘画的量感，在画《甘孜寺印象》时，他又使我认识绘画的节奏和韵律。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形式美的见解都不如他讲得透彻清晰。当然，听到最多的还是批

评，他说：“你找我是来听意见的，不是来听夸奖的。”我每每把他的话记在笔记本上题名“茶语录”，可以解释为如火如荼的强烈语言，也可以解释为有毒的话。因为当时讲艺术形式被认为是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是禁区。可我们不管这一套，一见面就讲，有时分析中国当代画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林风眠、潘天寿、石鲁、李可染、徐悲鸿、吴作人、董希文等人的成败得失，有时也讲外国艺术家如马蒂斯、梵高、塞尚等人的艺术理论。和他一起上课时谈得最多的是如何从自然中发现美、认识美、捕捉美，用吴老师的话说就是眼睛教眼睛。我们在四川竹海中发现掉在地上的毛茸茸的有花纹的笋叶，像动物毛皮。他说：“很美，可以装在镜框里。”他引用蒋南翔的话说要给学生猎枪，不要给干粮。

有一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1984年，我陪吴老师带学生在四川实习时，地方领导要求我们作画答谢，我依据速写画了一张水墨《川南农家》，画的是在一面农家的山墙上暴露着纵横搭成的木架结构，中间有一块浓墨的黑窗子里栽了一盆花，他看后非常满意，说不仅几何构成非常好看，而且富有生活情趣，有抽象派鼻祖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影子，并建议在两个小方格处涂以淡墨。我请他亲自动手，他涂淡墨后又题“吴冠中补灰”五字。依此画稿我后来制成漆画，他在文章中又提到它，此事启发了我对形式构成的自觉意识。

说到他对我的具体帮助，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促成我的画展举办。1984年，我们在济南参加美代会期间，他鼓励我在美术馆举办个展，我说：“美术界有那么多前辈，那么多大家，怎么会轮到我。”他说：“你自己不申请，永远轮不到你”，并说：“你办展，到时我给你写文章。”在吴老师的鼓励下，我壮着胆子给美协写了报告，不久吴老师给我写信传来美协华君武同志的意见：乔十光是工艺美院的，要办展必须是要工艺美院和美协联合办，要和常沙娜院长联系。他还专门打电话给常沙娜院长，当此事落实后，我请他写文章，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写好让我去取，然后交《人民日报》发表，而此时离画展开幕还有一个月呢。

我先后四次在国内举办个展，三次在中国美术馆，一次在清华美院，每次他都出来助阵。

见墨见漆见春秋  
贺乔十光展 吴冠中

吴冠中为乔十光“漆墨春秋——执教40年回报展”所写题词

2003年在清华美院举办“漆墨春秋——执教40年回报展”时，他特定约好时间参观，对展品一一进行品评。当他看到我的一些写生画时，认为我的漆画还有很大潜力，并题词“见漆见墨见春秋”。

我的一生都在他的鼓励和关怀下成长，无论是职称评定，还是妻子生孩子，他都给予具体的实在的帮助。在得知我患有帕金森病以后，他带着师母、儿子、儿媳以及孙子到大漆园来看我，回去后立即写了《乔家院》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他以十分低沉的调子表达了对我的深深惋惜之意，也表现了他个人的无限伤感。

近年我和吴老师接触较多，缘于翻译他的作品。从他历来的言谈中、文章中深知他非常喜欢漆，比如他说：“传统里有两个好东西，一个是白宣纸，一个是黑漆板。使馆若让我设计，两块，一块黑，一块白，一块是宣纸，一块是黑漆板，开宴会无论多么丰富多彩的颜色都能压的住。”他还说：“美国当代艺术家劳申伯格来中国，第一次用了宣纸，下一次还想用漆。”我也多次动员他尝试用漆的媒材作画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一方面想利用他的才华开发漆画的天地，他也真的动了几次手，终因力不从心而没能坚持。他说掌握一门材料还要经过很多试验，已经来不及了。

我也非常喜欢他的画，我觉得他的画中喜欢用黑，和漆比较接近，所以翻译成漆画比较容易。说起翻译他的作品，最早是在1982年，工艺美院在美术馆举办院展，一张《傣家节日》是用浓墨画的，较黑的傣族青年在篝火中跳舞的夜景，我翻译成漆画在美术馆展出。第二次翻译是在2002年我们从徽州写生回来，我见他做了以黑颜色主宰画面的两张画，一张是水墨画《大宅》，一张是油画《黑屋顶》，这两张画从选景到写生我都知道，我征得吴老师的同意，将其翻译成漆画，一式两份，一份送吴先生，他很满意。这次成功激发了吴老师和我更大的兴趣，后来我们共同商定办一次我的漆画和吴冠中漆画的联展。但我在高兴之外尚有一些顾虑，担心被人

说是借吴老师的招牌。我过去从来没有宣传过我和吴老师的关系，没有借用过这个牌子，吴老师说：“正是你没有借用过，所以这次我才让你借用。”并多次说，“这时候不帮助还什么时候帮助”，他的话使我非常感动。我便集中精力翻译他的油画和水墨画，他一方面尊重我的选择，一方面也自己推荐作品。我请吴老师为展览命名，几天后他郑重打来电话，命名为“漆墨春秋”。这个名称不仅说明了漆和墨、漆画跟水墨画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我们之间的友情，非常富有深意。随后我请黄苗子先生题写了展名。因吴先生的名气太大，树大招风，一举一动都要引起媒体的注意，也由于我的大意，一家不知名的拍卖公司闯到大漆园拍了一些作品照片，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某一收藏家杂志上发广告，吴老师非常小心，担心别人说自己是冒名漆画家，更怕自己沦为画商赚钱的工具，我也不愿因此给吴老师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终止了联合办展的计划。我把这次翻译吴冠中老师的全部作品封存起来。通过这次合作我最大的收获是在我的某些漆画中又多了水墨画的元素和抽象意味，今年我办个展时朋友们劝我拿出来亮相，吴老师也认为在美术馆展出有学术性，十分支持。我为了征求他的具体意见，特选出和原作比较近似、比较接近和差



吴冠中先生在“乔十光漆画艺术回顾展”开幕现场，中为乔十光



乔十光所翻译的吴冠中作品《白鸭红菱》

距很大的三类作品给他看，没想到他对差别大的作品更满意。比如有一张是《野草》，原作是在宣纸上用浓墨淡墨以及白点组合成的抽象作品，翻译成漆画时突出了白点，由于白点的疏密错落有致，黑白对比非常好看，于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牺牲了原画中的淡墨元素。与其说是地上任人践踏的野草，倒不如说是宇宙中高不可攀的星辰；与其说“翻译”，不如说是“篡改”。我带着只翻译了一半还没有完成的问题请教吴老师，吴老师说：“可以可以，完成了完成了。你使用漆的材料翻译我的水墨画应该有漆的特点。”由此使我想到了吴老师宽阔的艺术胸襟，同时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艺术主要是靠结构，结构好，无论用什么工具材料都是一张好画，因为艺术是第一位的。在美术馆展出的翻译吴老师的七张作品，

三幅作品被美术馆收藏，他们起码可以延长吴先生画的寿命。吴先生终于有漆画藏在中国美术馆了，为此我很高兴，这也是以我的方式对吴老师表达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怀念。

在吴老师生命最后几年间，我有幸能和吴先生近距离频繁地接触。他先后七八次来大漆园，每次都三四个小时之久，一次饭也没吃，水也很少喝。正如他文章中说，我们相识多年，彼此没有送过一束鲜花或一包茶叶，一见面除了艺术还是艺术。在2008年大年初一晚上他打来电话，说初二想来工作室，我非常高兴。初二一大早他便来工作室调整他的作品《都市之夜》屏风，他说一进大漆园就像是走进一千多年前意大利威尼斯艺术家和工匠不分的文艺复兴时代。我们始终兴奋地游弋在漆彩、油彩和水墨几种媒材的变换中，最大限度地开发着漆画语言的自由度，这是我莫大的快乐。

吴冠中老师不仅是我艺术上的恩师，还是我生活中的朋友。我一生都在他的鼓励支持下成长，他一直是身后支撑的力量。如今他走了，我痛失一位最亲密的良师益友，大漆园里留下他的音容笑貌，留下他抨击社会时弊、抨击艺坛陋习的铿锵之声，留下他对漆画的真知灼见。他题写的“大漆园”牌匾依然挂在大漆园里，熠熠生辉。他将永远活在大漆园，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为著名漆画艺术家，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漆画研究会会长）

链接

## 大师追思

### 中国美术馆馆长 范迪安

吴冠中先生的人生历程嵌印在中国美术不断追寻与时俱进的征途中，他在融汇中西艺术的创作道路上毕生探索和奋斗，为我们民族的艺术宝库留下具有学术、艺术和文化分量的篇章。

### 文化部副部长 王文章

吴冠中先生到了他的晚年，我们更可以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时代的精神，这应该是开创我们人类所崇尚和向往的，能够和我们

的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取向一致的，激励我们的精神。

### 中国文联主席 吴长江

我们评价一位艺术大师，是看他的德行，看他的境界，看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看他的艺术价值，和他在美术史上的意义，以及他给时代留下的成果对于历史和未来能产生的影响。从这些来说，吴冠中先生当之无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他的离去是中国美术界和中国美术事业的重大损失。

吴冠中先生终生侍奉艺术，他娶艺术为妻，他也嫁艺术为夫，他用一生的努力做了这篇艺术探索的文章，也因此有了他不负丹青的艺术成就。

### 朱德群夫人 董景昭

噩耗传来，暗弹伤心泪。德群病中，您是他精神上最有力的支柱，你们对人生的共识，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他不再孤寂。我不忍心用这残酷的事实加以折磨，让他平静的心，等待那与您惊喜的相会。